

///烟火人间

昔时蒸汽火车，冒雪送团圆

■赵利辉

这几天我心里颇不宁静，因为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，我回家过年的心情更急切了。我和妻分隔西安和杭州，这一年算是最久的。冬天，妻发来消息：“你那里下雪了吗？”我回说：“没。”

想起踏上和妻新婚后的第一次小别的归程，就是个雪天。当时我归心似箭，在西北的一个小站等火车。小站大约是三线建设时修建的，一排低矮的红砖瓦房，檐下挂一口老钟，白色的表盘，黑色的时针和分针；墙上一行斑驳的红漆标语——为人民服务。雪落在站台上，落在老站长的蓝色制服上、大檐帽上，把他变成了一个雪人。“叮铃，叮铃”老站长摇动手铃，预警火车要进站了。一声汽笛，火车冒着黑烟，缓缓驶进站台；“嗤——嗤——”，又喷出两团白汽，才停了下来，乘客们蜂拥而上。

这种蒸汽火车，平常是拉煤的，但过年前后也挂客运车厢。上车的台阶很高，有三级；前面的人踏上去，身子不稳后倾下来，后面的人赶紧推他一把。就在互相善意的推搡中，人们挤上了车。有人晚来了一步，背着铺盖卷，急切敲打着车窗，示意里面的人打开。老火车的窗户是上下开合的，一人须要和对座的人合力方能抬起来。好不容易抬开了，一捆铺盖卷迎着车内帮忙人的面被扔了进来，随即一个长发青年的头伸进来。“帮帮我呀，拽我的头发……”他两手抓着窗沿央求道。送行同伴，在车下使劲推他的屁股，硬将他塞进了车厢。“人这么瘦，穿这么厚！”袖手旁观的人说。车厢过道已然

挤满了人，长发青年坐在铺盖卷上喘粗气。一个西北老汉抱着个竹笼，里面圈只大红公鸡。乘务长看见了，说：“这怎么行，下次要买票。”老汉不服气：“大公鸡也要买票？这算是年货，明早还能给大家打鸣呢。”车厢里的人哄笑起来。“呜——”的一声汽笛长鸣，火车启动了，铁轮摩擦着铁轨，发出“哐当，哐当”的铿锵声。我靠在窗边看风景，看着铁道沿线的树，一棵棵朝后倒下去。

旅途中，火车时而缓慢，喷出大量的蒸汽，声如牛喘；时而长啸，猛虎出笼般奔跑在千里铁道线上。车厢里，乘务长提一壶热开水，大声喊着：“谁要开水？开水烧好了，为人民服务。”到了蚌埠站，停车五分钟。安徽砀山梨好，每次路过安徽的站点我都会买些，冬天用它做梨膏吃。乘客不必下

车，站台上流动的小商贩，火车一停下来，他们就挎着篮子跑到车窗下叫卖。“砀山梨，润肺止咳，好吃不贵，给同事家人捎些吧。”火车很快又启动了，长发青年拿了梨却来不及付钱。火车逐渐提速，着急的他忙将一张10元纸币揉成个小疙瘩，扔给窗外跟着火车跑的小姑娘，高声喊：“快捡起来！危险呀……”

夜晚，火车路过一处隧道时，猛然停了下来，车厢里的人开始不安起来。乘务长打开灯——那时用的还是煤气灯，靠火车头发电。灯光忽明忽暗，但总算有了光亮。乘务长诚恳地道歉说，前方传来消息，铁轨上结了冰，为了防止火车脱轨，铁路工人们正在前方排除险情。乘务长给大家添了一遍开水，将水壶放在小桌上，坐在了乘客们中间。他的沉稳和干

练，给车厢里的人吃了颗定心丸。就在这黑暗的不知还有多长的隧道中，我对面的小男孩，盯着我的帽徽说：“解放军叔叔，你能给我讲个故事吗？我害怕……”我想了想，就指着乘务长的水壶说：“以前有个烧开水的人，发现水开后，冒出的热汽总是顶着壶盖乱动弹，还发出‘丝儿，丝儿’的叫声。他就想能不能用蒸汽作动力，造一台蒸汽火车呢？后来，他果然成功了。”小男孩追问：“那个人是你吗？”我指了指乘务长说：“就是这位叔叔。”乘务长斜起眼看我，小男孩的母亲抿嘴笑了。男孩敬佩地取出一个日记本，要乘务长签个名。于是，就着昏黄的煤气灯，乘务长给孩子写下一句话：愿你一路平安，桥都坚固，隧道都光明。

深夜时，火车驶出了隧道。窗外白雪皑皑，夜空似乎

有月，雪月莹映如昼，但远处的群山还是黑黢黢的。隧道前方，整齐站立着一队除雪的路工人，队伍能有一公里多长。和铁道沿线的树一样，工人们的身上落满了雪。风雪中，他们向行进中的火车敬礼，然后在我的视觉中，又迅速地“倒下”，“倒”在白雪的大地上。火车加速了。车厢里的煤气灯熄灭，乘客们进入了梦乡。后半夜，我被几声鸡叫惊醒，原来是西北老汉的大红公鸡在打鸣。有人嘟囔了几句，老汉回嘴：“我不是早说了，它要给大家打鸣嘛！”不一会儿，乘务长走到我身边，轻声说道：“瓦特先生，快到杭州站了，大公鸡是专门叫醒您的。”他用幽默回应了我先前的不敬。这趟火车，大半夜里，只有我一个人下车。出了站，大雪纷飞，广场上路灯昏暗。蓦然回首，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路灯下，竟然是妻子。她也瞧见了，小跑了过来。我惊讶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回来？”她带着哭腔说：“我数着日子来着……”夜里没有车，我撑起伞，妻挎着我的胳膊，一起踏着雪走回了家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醒来，妻已经上班去了。厨房的锅里温着饭菜，餐桌上压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你走，我不送你。你来，无论多大的风雪，我要去接你。”这是我们恋爱时，说好的事。

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如老电影般在脑海中缓缓映毕，我守着空屋子开始听一首老歌：“你在南方，我在北方。你闻着花香，我怀抱冰霜。从此一别不见你的模样，相思的泪流成了海洋。你看着雨落，我看雪飞扬……”听着听着，不觉眼眶潮了，给远方的妻发去消息：“我这里下雪了。”



///闲思随笔

做父母忠实的倾听者

■青衫

前些日子儿子偷偷向我诉苦：“姥姥太唠叨了，受不了。”我听了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受不了也得受！”

母亲今年75岁，耳聪目明，身体硬朗，记忆力比我都好，多少年前的旧事记忆犹新。母亲不愿意和我们一起生活，独自住在老房子里，所以每隔几天我就会过去看她，顺便听她唠唠叨叨。

俗话说“树老根多，人老话多”，真是一点不假，车轱辘话反复讲。见面问：“吃了没？”临走再嘱咐：“走路看着点，晚上

出门多穿点衣服。”张家长李家短的事情说了一遍又一遍，外孙的情况询问了一回又一回，就连我换个发型、买一件新衣服，都被多次提起。我理解母亲，不管我多大，在她心里永远是个孩子。她用自己的人生经验、历练的结果，反复告诫我该与不该、对与不对，虽然未必是字字珠玑，但绝对是语重心长。

我有一个闺蜜叫小薇，她叔叔的女儿在外地，平时遇到大事小情都会找她。有一回小薇告诉我，叔叔的女儿给她打电话了，生气地说父亲太磨叽了，以后都不敢接他电话了。小薇劝慰妹妹要有耐心，平时

难得一见，电话里多说几句很正常。

小薇不光是这么劝妹妹，自己与叔叔交流也极有耐心。她告诉我，叔叔年龄大了，说过的话记不住，一遍遍重复，的确是絮絮叨叨的。“但是不管怎样都要听他讲。老伴儿离世，女儿又不在身边，他多孤单啊！我就安静耐心地做他的倾听者吧！”

多么真诚善良啊！就冲这一点，小薇就值得我认真交往。

其实我们哪个人不是在父母的唠叨声里长大的，从呀呀学语到蹒跚学步，从读书求学到走入社会，一直再到成家

立业，这种唠叨，实在是人间至爱。

家有一老如有一宝。我刚成家时，因为条件所限必须和婆婆住一起，当时我曾和母亲抱怨过这一点。母亲用过来人的口吻告诉我，家里有个老人，年轻人心里安定，大事不会跑偏；关键时候老人一句话，年轻人就像吃了定心丸。

当父母老了，我们也长大了，甚至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，他们的话再听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重要了。可是老人的心态也在变，此时喜欢询问，喜欢忆旧了。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不用做太多，无关紧要的

大事小情不要瞒着他们就好；他们唠叨的时候安静地倾听，到与不到的不必太较真——我甚至一边写字一边听母亲唠叨，只需间或地应答“是吗”“好”就行了。换个角度思考，能唠叨说明父母思维依旧清晰，操心儿孙的事说明他们精力还算充沛啊。

父母老了，我们自当学会包容，善待他们的唠叨。他们的人生经历够丰富，无需向我们寻求答案，我们仅仅需要做一个好的倾听者而已。

愿天下所有老人的倾诉都有人听，所有的唠叨都不被打断。